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柳橋豔跡記

柳橋、新橋在日本東京，均風月之作坊，煙花之淵藪也。遊冶子弟，以柳橋尤為熱鬧。橋以柳名，並無一柳。前輩謂橋之東南故有垂柳一株，臨風披拂，橋得名以此。或曰非也，橋建於柳原之末造，故云。其地為神田川咽喉，距兩國橋僅數□弓，江都舟楫之利，以此為通津。游舫飛舸，往來如織。南達芝浦，北向墨陀，東深川，西通下谷，凡游五街娼肆，觀三場演劇，與客之探花泛月、納涼賞雪者，無不取道於此。釣篷漁艇，亦時出沒於煙波。六月盛暑，遊客麀至，無殊銷夏灣焉。東西兩岸，酒樓茶肆，壯麗異常，連覺接棟，肴炙紛陳，芬芳外溢。江都歌妓既多且佳，當推斯地為冠，芳原、品川、麴坊、仲街僅及□之二三而已。柳橋之妓妝飾淡雅，意趣疏媚，頗有閨閣風。近歲日增月盛，多至百三四□人。遊客招妓侑觴，多在酒樓船鋪。一歲中以二三五六月為最，正四八次之；聲譽頗噪者，雖三冬寥寂之時，亦不曠一日也。船鋪凡分四區，都三□有三戶，患難相援，吉凶相問，有逾親戚。雖有貧富冷熱之異，而家各有樓，樓各分內外。船之大小不一，其有取乎輕橈畫槳，划浪衝波者，則以小為宜。船中酒盞茶，無不具備。咄嗟立辦，則或取之於外肆。應接賓客則船家之妻也。□齒伶俐，世俗目之為女將軍。其夫則日出喝雉呼盧，逍遙於甌茗爐香而已。客之來船宿者，凡數等，或游，或飲，或棋，或博，挾妓者則以為貴客。客至，船娘視其貧富慧愚為趨承，富而愚者，是其刀砧間物矣。一至則立陳杯杓，呼肴饌，酒沸於瓶，香溫於室，船娘於是列舉某妓色豔技絕，某妓新揭名於教坊，娟麗罕倫，舌底蓮生，唇邊春盎，使客怦怦心動焉。客若有舊識，即招之來，不待首之肯也。妓至，先拜客，次拜船娘。就席必唱「請恕」二字，舉杯必唱「今夕奉謝」四字，於是妍姿獻媚，秀靨呈嬌，玉手揮弦，珠喉裂帛。船娘在旁把舵，抑揚鼓舞，其妙不可言，而客亦不覺神飛魄蕩，探懷出金。若遇豪客，則並犒其從者，纏頭所擲，動費不貲。而後酒闌月落，乃得擁妓而宿於船。妓酬船娘金幣一方而得二銖，船娘之所以攫利者，在此不在彼也。

江都素尚繁華，□步一店，百步一樓，松江之鱸，京江之酒，可立致也。其著名者曰川長，在橋北曰龜清，橋南曰深川，他若九竹、松亭，指不勝屈。其中芳饌珍羞，山堆坻積，惟鮮魚則取之於河岸。客至，先供茶果，炙魚羹□，以次而陳。夏月必設浴室，為客制浴衣，膚涼體爽，其飲自倍。浴室最佳則推柏屋，風雪之夕，可以融凍，之候，可以解醒。將飲則必招妓，惟燭更闌，但有送客而不能留；或使樓婢為媒，則事須秘密焉。凡客攜妓而來，則為妓設饌；就其家招者，則不設。妓在酒樓不敢醉飽，懼失儀檢，周旋於主婦群婢間，倍勞於接客，否則譏嘲百出，非目以饜饗，即諷以驕恣，此後不敢再招；雖有知己命之來，亦答以不在。故妓往往請客犒婢以金資，如是則敬客而親妓矣，昨譏之而今譽之矣，於主婦前則稱其慧，於客席上則繩其美，皆一片金為之從中說話也。

妓有藝藝兩種。藝妓但能賞玩之於歌筵舞席間，色妓則可薦枕席。柳橋皆藝妓也；其有授宓妃之枕，開鄂君之被，皆私為之也。私者似難而實易，不過感之以情，動之以利，無不得手。以此二字，閨閣中猶多喪節，況乎處絲竹淫哇之地，風花跌宕之區哉？故言僅鬻藝者，亦名而已矣。妓有大小，大妓彈三弦，小妓則但侑觴而已。妓有定價，大妓晝夜八銖，小妓半之；客於定價外有所賞謂之「花」。大小妓衣服之制亦有別，大妓曳衣於地，以左手而行，衣之襟白；小妓束束於腰，衣之襟紅。席間大妓撥弦高唱，小妓掄袖籠髻，蹁躚而舞，皆中音節。其巧者能折腰作弓形，口銜地上玉杯。妓所居多在橋南，廣巷深弄，鱗次櫛比，熱者居表；冷者居裡，外掩長■，內安火盆，潔無纖塵，鐵瓶銅箸，常置於側，雖貧富有差而趣無大異。妓倦即晝眠於側。大抵妓皆驕惰習成，斷不肯為女紅，調弦索塗脂粉之外，了無一事，獨至拜神祀佛，殊費心思，作棚設位，所奉有毗羅帝釋，自稱為蓮宗。妓家有父者□之一，有夫者百之一，皆母女二人，相依若命。熟客則至其家，鴛鴦見其來，促呼酒肴，獻笑呈諛，無所不至。興酣酒竭，邀客上樓，妝台奩具，陳設雅麗，客睡則鴛鴦為之避去，時雖有他客來招者，概辭以不在。或曰，就妓家宿勝於船家酒肆，以費多且知者眾也。然妓貪可忍，鴛貪不可忍，蓋真母愛俏，假母愛鈔，如妓與客情濃意密，引之至家，則當別論。大妓年自□七八至三□，小妓自□二三至二□，顧見客自稱其齡必減二三歲。

酒樓船鋪之招妓也，非迎之於妓宅，而以岡崎、立花二屋為介。二屋共養傭奴三□人，為妓從價，使之負三弦箱。妓得一席價予以百五□錢。妓之陪妓也，將彈弦則為接莖懸線，方更衣則為熨裳斂帶，遇雨即歸取傘，逮暮即走點燈，妓有狎客則必識之。噫！以七尺之軀，於思之髻，甘為賤女子役，結襪理履以媚其意，僅利數百錢，其辱何如哉！妓於春夏盛時，一月或有五六□席，席價謂之「玉」，記客數者呼之為「玉簿」。妓等每相問，必曰：「今月獲玉幾何？」競誇其多，以為榮劣。妓於秋風一起，輒鎖戶晦跡以去，逮花笑柳眠之日，復出而售技，土人稱之曰「外被」。外被之為物，暖脫冷著，此輩與之相反，故云。柳橋之妓春夏則百餘，秋冬減其半，蓋外被之流也。此外有「妓」，乃不揭名而售技者，為平康所不齒。水鳥，出沒波間而食魚，以彼亦廁於正妓間而謀利，將毋同。妓之揭名於藉者，歲費浩繁，不足，遂多借貸。妓更新衣有定期，俗逢端午著單衣。五月念八夜間例張煙火戲於二州橋南，謂之「開河」，是日始著縹。衣飾之費，妓之有狎客者任其事，近多僭侈逾制，大家命婦所弗逮。諺云：「妓有赤心，則烏有方卵。」此謂事之所無。然妓之淫蕩者固多，而淑良者亦或有之，未可一概論也。惟歌娃與坊娼當自有別。

柳橋之妓色藝兼擅者，自阿金至駒吉，殆不下數□人。聞自開府以來，都下名姝，姿容絕世，識字知書，足以馳名於北里、標豔於鞠部者，殊不乏人，而尤以二州橋東之阿菊為超群拔萃焉。阿菊性豪邁，喜揮霍。自出巨資營高樓於墨水之西，榜曰「水明樓」。四面窗，軒爽宏敞，墨川如帶，宛在目前，自建此樓，其名頓播，豪士冶郎，無不入而買醉焉。斯則妓中巨擘，可為柳橋光矣。

天南遁叟於己卯年往游江都，小住四月，柳橋、新橋之間，皆為游履之所至焉。新橋有妓曰角松，柳橋有妓曰小鐵，皆為遁叟之所眷，暇則乘畫舫，蕩蘭槳，容與泛漾乎中流，聽其所之而休焉；或載之於後車，追風躡電，頃刻數□里；或觴於不忍之亭，或宴于飛鳥之島，聽泉流，領荷香，小憩於眾綠叢中，幾不知有盛暑時，二姬皆從焉，彈三弦琴，嗚嗚然如怨如慕，遁叟不知其所云也；異方之樂，只令人悲耳！但以碧筒杯滿浮大白，稱之曰：「善。」此亦柳橋韻事，不可不志。